

►「豪華版」乾挑麵。
作者供圖



乾挑麵吃出真功夫

如果要在湖州找一碗「最正宗」的乾挑麵，很難有標準答案。因為對當地人而言，哪家麵館最好吃可不是一道能夠統一作答的選擇題，而是藏在各自記憶裏的味道。有人認準醬香，有人迷戀豬油，也有人覺得，加一撮雪菜碎，才算真正有了本地味。

看似簡單的乾挑麵，其精髓就在「麵、醬、油」三樣東西。

麵條不是普通麵條，而是特製的棱形鹼水麵，細而筋道，不寬不粗。下鍋後要用大火煮，約三分鐘斷生便要立即撈起，火候多一秒，麵身就可能由爽滑變得軟爛。好的乾挑麵，出鍋後根根分明，還要能牢牢裹住醬色，入口有彈性，卻不會黏成一團。

醬，是每家麵館各自的「家底」。鹹香之中帶一點微甜，分量不能太重，卻要足以替整碗麵定下味道。真正讓香氣一下子竄起來的，則是豬油。熬得恰到好處的豬油，混着蔥香拌進熱麵，油脂的醇厚遇上麵條的溫度，香氣立刻翻倍。

「乾挑」二字，也藏着吃麵的門道。「乾」，不是完全沒有油水，而是沒有湯，只留少量油汁，剛好讓麵條潤滑；「挑」，則是把麵條反覆高高挑起、拌勻，讓油亮的汁水均勻掛在每一根麵條上。看似只是拌麵，實際上每一下挑麵，都是功夫。

地方吃法也各有性格。湖州人喜歡加雪菜碎，鹹鮮之味替麵條提氣；德清人則愛放油渣，增加酥香口感。長興的乾挑麵，一碗幾塊錢能吃飽，也能吃出來一碗加滿澆頭的「百元奢麵」。

最能見真章的，反而往往是最樸素的一碗。沒有大腸、腰花等等琳琅滿目的澆頭，只有麵條、醬油、豬油和一點鹹菜。這時候，麵條夠不夠筋道、醬香是否平衡、豬油是否夠香、火候是否準確，全都無所遁形。



樂 活
潘 少
逢周一、二見報

黃帝四面

若一個人有四張臉，究竟長成什麼樣子？戰國古書《尸子》說：黃帝有「四面」。照字面理解，就是這位中華文明的始祖，前後左右各有一張臉，站在原地，四方八面都看得到，連轉頭也省了。

《淮南子·天文篇》說，東方有太皞，主管春天；南方有炎帝，主管夏天；西方有少昊，主管秋天；北方有顓頊，主管冬天。黃帝則居於中央，屬土，「執繩而制四方」。四方各有大神，而中央的黃帝掌握全局，若說他有四張臉也不為奇。

以上是傳說，但黃帝真的有四張臉嗎？子貢也想知道。《尸子》記載，子貢問孔子：「古者黃帝四面，信乎？」

孔子的回答，很有他的風格。他說：「黃帝取合己者四人，使治四方，不計而耦，不約而成，此之謂四面也。」簡單來說，黃帝找了四個與自己志向相合的人，分別治理四方，彼此不用事事商量，也能把事情做好，這就叫做「四面」。

古書有說，黃帝分治四方，「舉風后、力牧、常先、大鴻以治民」，意思是任用不同的人才，各自處理政事。黃帝自己居中統攝，再由眾人分頭治理。後來的人大概把這種「看顧四方」的能力，想像成四張臉。

四張臉，就這樣被孔子解釋成了四個人。神怪消失了，卻有了用人之道。孔子沒有直接說古人的傳說荒誕，也沒有硬要證明黃帝身體構造與常人不同。他只是把神話中的形象，拉回人間可以理解的事情。所謂四面，成為了一種分工、合作和信任的能力。這比真的多長幾張臉，實用得多。

孔子的解釋，也透露了儒家看待古代神話的一種方法：神話可以保留，但重點不一定在神怪，而在於它能說明什麼人間道理。黃帝四面，本來是一個大神的形象，到了孔子口中，卻成了懂得任用人才的領袖。很務實，很孔子。

但又說，孔子的物當歸給孔子，神話的物當歸給神話。我還是喜歡想像，黃帝真的有四張臉，這賁相才襯得起他活了三百年的傳說。



普通讀者
米 哈
逢周一、五見報

在網上看到一條視頻，廣東汕頭一女子回家發現，父親為了追短視頻、微短劇，把電視機立了起來。看到電視機像個大手機一樣豎依在牆上，真叫人忍俊不禁。電視機是娛樂設施，也是時代文化的象徵。曾經，一家人圍坐在電視機前，被視為具有時代意味的圖景。後來，大屏換做小屏，一家幾口人，或電腦，或手機，一人一個小屏，大屏電視少人問津。

與屏之大小轉變相呼應的是屏幕的橫豎之變。近幾年異軍突起的微短劇，有橫屏，也有豎屏，但主流是豎

屏。著名的影視基地浙江橫店因為大量微短劇劇組入駐而獲得了「豎店」的新名字。「豎」儼然成為微短劇的標識。從觀看的角度，豎屏劇顯然更适配手機，一手持握屏幕，幾分鐘刷一集，「霸總」、「太奶」，穿越、重生，看得人欲罷不能。

對於微短劇而言，豎起來，不僅是一種表現形式，更是一種美學表達。當場景從橫變為豎，縱深比宏闊更易於表達，個人特寫比群戲更容易出彩，故事的結構、衝突的設置以及台詞動作甚至妝造等，都須作出相應

剛看完一本長篇推理小說，深吸一口氣，毫不誇張地說，這本書徹底地「爛尾」了。作者在前面幾百頁布下的草蛇灰線，在最後邏輯崩壞的結局面前，變成了一個微頭微尾的笑話。

突然陷入了一個無聊卻又現實的思想掙扎：對於讀者而言，究竟是「完整但結尾極度糟糕」的小說更容易接受，還是「質量極高卻中途斷更」的小說更讓人抓狂？

說起那些質量極高卻因為「斷更」而遙無頭緒的作品，實在是讀者

心中永遠的痛。國內的比如江南的《龍族》，國外的比如喬治·R·R·馬丁的《權力的遊戲》。這些作品在前期的情節鋪墊、宏大世界觀的構建以及角色塑造上，往往都極其出色。作為讀者，我們在投入大量時間閱讀的同時，也無可避免地傾注了深厚的真情實感。我們與書中人同悲同喜，滿心期待着英雄的歸來或命運的交匯。

然而，因為種種原因，作者突然「斷更」了。對於早已深陷其中的讀者而言，這無異於天塌了。從此以

後，就是漫長無期的等待，往往還會伴隨着時不時的假消息與空歡喜。你永遠不知道故事的終點在哪裏，甚至不知道有生之年還能不能看到結局。

相比之下，像我剛剛看完的這本「完整但結局糟糕」的小說，體驗固然也很糟糕。前期的所有期待被無情辜負，美好的濾鏡碎了一地。但冷靜下來想想，它至少給了一個明確的句號。不管這個句號畫得多麼草率醜陋，它終究是切斷了你所有的念想。

如果說「神作斷更」是一場永無寧日、反覆折磨的慢性病，那麼「完

香港話劇團的新作《現代豪俠「轉」》，劇名顯示了編劇郭永康的心思。編劇不將演出定義為「傳奇」故事，而是有意識地「扭轉」傳統觀念：武俠小說的豪俠人之嚮往，但在現實世界是否同樣適用？劇中的主人翁被命名為莫問，預示觀眾毋須深究其背景或個性。莫問在三年前突然失蹤，他說自己到了嵩山少林寺學藝，現在學成歸來，希望能夠一展所長，發揮俠義精神。到底莫問是追尋理想，抑或痴人說夢？演出沒有給予觀眾肯定答案。

上周末欄介紹東九文化中心的流行音樂會，利用AI進行今昔對唱。此前的一場「現代跨媒體室內歌劇」，劇本中同樣有AI的份。

九月十九日的世界首演《七夕》，是新任香港演藝學院音樂學院作曲系主任張珮珊博士的傾情力作。從文本到配樂都原創十足，為聽眾帶來思考。

見到《七夕》這個標題，自然想起「牛郎織女」的故事。如果帶着這個想當然進場，一個多小時的演出肯定有期待落差，尤其是沒有細讀標題下面的次標題：「一針一線，縫合古今女性的心靈世界，如七夕的盼望：月圓、夢圓、心圓之約」。關鍵詞是個「如」字，劇本是有如七夕，而不

是該傳說本身。

故事以兩位女性為主題，各自唱出她們對愛情的經歷和盼望。由女高音葉葆菁飾演昔日灣仔酒吧女郎，暗

▲現代跨媒體室內歌劇《七夕》。

作者供圖

▲現代跨媒體室內歌劇《七夕》。

作者供圖

▲現代跨媒體室內歌劇《七夕》。

作者供圖

▲現代跨媒體室內歌劇《七夕》。

作者供圖

▲現代跨媒體室內歌劇《七夕》。

作者供圖

▲現代跨媒體室內歌劇《七夕》。

作者供圖

▲現代跨媒體室內歌劇《七夕》。

作者供圖

▲現代跨媒體室內歌劇《七夕》。

作者供圖

▲現代跨媒體室內歌劇《七夕》。

作者供圖

把電視機豎起來

屏。著名的影視基地浙江橫店因為大量微短劇劇組入駐而獲得了「豎店」的新名字。「豎」儼然成為微短劇的標識。從觀看的角度，豎屏劇顯然更适配手機，一手持握屏幕，幾分鐘刷一集，「霸總」、「太奶」，穿越、重生，看得人欲罷不能。

對於微短劇而言，豎起來，不僅是一種表現形式，更是一種美學表達。當場景從橫變為豎，縱深比宏闊更易於表達，個人特寫比群戲更容易出彩，故事的結構、衝突的設置以及台詞動作甚至妝造等，都須作出相應

心中永遠的痛。國內的比如江南的《龍族》，國外的比如喬治·R·R·馬丁的《權力的遊戲》。這些作品在前期的情節鋪墊、宏大世界觀的構建以及角色塑造上，往往都極其出色。作為讀者，我們在投入大量時間閱讀的同時，也無可避免地傾注了深厚的真情實感。我們與書中人同悲同喜，滿心期待着英雄的歸來或命運的交匯。

然而，因為種種原因，作者突然「斷更」了。對於早已深陷其中的讀者而言，這無異於天塌了。從此以

後，就是漫長無期的等待，往往還會伴隨着時不時的假消息與空歡喜。你永遠不知道故事的終點在哪裏，甚至不知道有生之年還能不能看到結局。

相比之下，像我剛剛看完的這本「完整但結局糟糕」的小說，體驗固然也很糟糕。前期的所有期待被無情辜負，美好的濾鏡碎了一地。但冷靜下來想想，它至少給了一個明確的句號。不管這個句號畫得多麼草率醜陋，它終究是切斷了你所有的念想。

如果說「神作斷更」是一場永無寧日、反覆折磨的慢性病，那麼「完

香港話劇團的新作《現代豪俠「轉」》，劇名顯示了編劇郭永康的心思。編劇不將演出定義為「傳奇」故事，而是有意識地「扭轉」傳統觀念：武俠小說的豪俠人之嚮往，但在現實世界是否同樣適用？劇中的主人翁被命名為莫問，預示觀眾毋須深究其背景或個性。莫問在三年前突然失蹤，他說自己到了嵩山少林寺學藝，現在學成歸來，希望能夠一展所長，發揮俠義精神。到底莫問是追尋理想，抑或痴人說夢？演出沒有給予觀眾肯定答案。

剛看完一本長篇推理小說，深吸一口氣，毫不誇張地說，這本書徹底地「爛尾」了。作者在前面幾百頁布下的草蛇灰線，在最後邏輯崩壞的結局面前，變成了一個微頭微尾的笑話。

突然陷入了一個無聊卻又現實的思想掙扎：對於讀者而言，究竟是「完整但結尾極度糟糕」的小說更容易接受，還是「質量極高卻中途斷更」的小說更讓人抓狂？

說起那些質量極高卻因為「斷更」而遙無頭緒的作品，實在是讀者

心中永遠的痛。國內的比如江南的《龍族》，國外的比如喬治·R·R·馬丁的《權力的遊戲》。這些作品在前期的情節鋪墊、宏大世界觀的構建以及角色塑造上，往往都極其出色。作為讀者，我們在投入大量時間閱讀的同時，也無可避免地傾注了深厚的真情實感。我們與書中人同悲同喜，滿心期待着英雄的歸來或命運的交匯。

然而，因為種種原因，作者突然「斷更」了。對於早已深陷其中的讀者而言，這無異於天塌了。從此以

後，就是漫長無期的等待，往往還會伴隨着時不時的假消息與空歡喜。你永遠不知道故事的終點在哪裏，甚至不知道有生之年還能不能看到結局。

相比之下，像我剛剛看完的這本「完整但結局糟糕」的小說，體驗固然也很糟糕。前期的所有期待被無情辜負，美好的濾鏡碎了一地。但冷靜下來想想，它至少給了一個明確的句號。不管這個句號畫得多麼草率醜陋，它終究是切斷了你所有的念想。

如果說「神作斷更」是一場永無寧日、反覆折磨的慢性病，那麼「完

香港話劇團的新作《現代豪俠「轉」》，劇名顯示了編劇郭永康的心思。編劇不將演出定義為「傳奇」故事，而是有意識地「扭轉」傳統觀念：武俠小說的豪俠人之嚮往，但在現實世界是否同樣適用？劇中的主人翁被命名為莫問，預示觀眾毋須深究其背景或個性。莫問在三年前突然失蹤，他說自己到了嵩山少林寺學藝，現在學成歸來，希望能夠一展所長，發揮俠義精神。到底莫問是追尋理想，抑或痴人說夢？演出沒有給予觀眾肯定答案。

剛看完一本長篇推理小說，深吸一口氣，毫不誇張地說，這本書徹底地「爛尾」了。作者在前面幾百頁布下的草蛇灰線，在最後邏輯崩壞的結局面前，變成了一個微頭微尾的笑話。

突然陷入了一個無聊卻又現實的思想掙扎：對於讀者而言，究竟是「完整但結尾極度糟糕」的小說更容易接受，還是「質量極高卻中途斷更」的小說更讓人抓狂？

說起那些質量極高卻因為「斷更」而遙無頭緒的作品，實在是讀者

心中永遠的痛。國內的比如江南的《龍族》，國外的比如喬治·R·R·馬丁的《權力的遊戲》。這些作品在前期的情節鋪墊、宏大世界觀的構建以及角色塑造上，往往都極其出色。作為讀者，我們在投入大量時間閱讀的同時，也無可避免地傾注了深厚的真情實感。我們與書中人同悲同喜，滿心期待着英雄的歸來或命運的交匯。

然而，因為種種原因，作者突然「斷更」了。對於早已深陷其中的讀者而言，這無異於天塌了。從此以

後，就是漫長無期的等待，往往還會伴隨着時不時的假消息與空歡喜。你永遠不知道故事的終點在哪裏，甚至不知道有生之年還能不能看到結局。

相比之下，像我剛剛看完的這本「完整但結局糟糕」的小說，體驗固然也很糟糕。前期的所有期待被無情辜負，美好的濾鏡碎了一地。但冷靜下來想想，它至少給了一個明確的句號。不管這個句號畫得多麼草率醜陋，它終究是切斷了你所有的念想。

如果說「神作斷更」是一場永無寧日、反覆折磨的慢性病，那麼「完

香港話劇團的新作《現代豪俠「轉」》，劇名顯示了編劇郭永康的心思。編劇不將演出定義為「傳奇」故事，而是有意識地「扭轉」傳統觀念：武俠小說的豪俠人之嚮往，但在現實世界是否同樣適用？劇中的主人翁被命名為莫問，預示觀眾毋須深究其背景或個性。莫問在三年前突然失蹤，他說自己到了嵩山少林寺學藝，現在學成歸來，希望能夠一展所長，發揮俠義精神。到底莫問是追尋理想，抑或痴人說夢？演出沒有給予觀眾肯定答案。

剛看完一本長篇推理小說，深吸一口氣，毫不誇張地說，這本書徹底地「爛尾」了。作者在前面幾百頁布下的草蛇灰線，在最後邏輯崩壞的結局面前，變成了一個微頭微尾的笑話。

突然陷入了一個無聊卻又現實的思想掙扎：對於讀者而言，究竟是「完整但結尾極度糟糕」的小說更容易接受，還是「質量極高卻中途斷更」的小說更讓人抓狂？

說起那些質量極高卻因為「斷更」而遙無頭緒的作品，實在是讀者

心中永遠的痛。國內的比如江南的《龍族》，國外的比如喬治·R·R·馬丁的《權力的遊戲》。這些作品在前期的情節鋪墊、宏大世界觀的構建以及角色塑造上，往往都極其出色。作為讀者，我們在投入大量時間閱讀的同時，也無可避免地傾注了深厚的真情實感。我們與書中人同悲同喜，滿心期待着英雄的歸來或命運的交匯。

然而，因為種種原因，作者突然「斷更」了。對於早已深陷其中的讀者而言，這無異於天塌了。從此以

後，就是漫長無期的等待，往往還會伴隨着時不時的假消息與空歡喜。你永遠不知道故事的終點在哪裏，甚至不知道有生之年還能不能看到結局。

相比之下，像我剛剛看完的這本「完整但結局糟糕」的小說，體驗固然也很糟糕。前期的所有期待被無情辜負，美好的濾鏡碎了一地。但冷靜下來想想，它至少給了一個明確的句號。不管這個句號畫得多麼草率醜陋，它終究是切斷了你所有的念想。

如果說「神作斷更」是一場永無寧日、反覆折磨的慢性病，那麼「完

香港話劇團的新作《現代豪俠「轉」》，劇名顯示了編劇郭永康的心思。編劇不將演出定義為「傳奇」故事，而是有意識地「扭轉」傳統觀念：武俠小說的豪俠人之嚮往，但在現實世界是否同樣適用？劇中的主人翁被命名為莫問，預示觀眾毋須深究其背景或個性。莫問在三年前突然失蹤，他說自己到了嵩山少林寺學藝，現在學成歸來，希望能夠一展所長，發揮俠義精神。到底莫問是追尋理想，抑或痴人說夢？演出沒有給予觀眾肯定答案。

剛看完一本長篇推理小說，深吸一口氣，毫不誇張地說，這本書徹底地「爛尾」了。作者在前面幾百頁布下的草蛇灰線，在最後邏輯崩壞的結局面前，變成了一個微頭微尾的笑話。

突然陷入了一個無聊卻又現實的思想掙扎：對於讀者而言，究竟是「完整但結尾極度糟糕」的小說更容易接受，還是「質量極高卻中途斷更」的小說更讓人抓狂？

說起那些質量極高卻因為「斷更」而遙無頭緒的作品，實在是讀者

心中永遠的痛。國內的比如江南的《龍族》，國外的比如喬治·R·R·馬丁的《權力的遊戲》。這些作品在前期的情節鋪墊、宏大世界觀的構建以及角色塑造上，往往都極其出色。作為讀者，我們在投入大量時間閱讀的同時，也無可避免地傾注了深厚的真情實感。我們與書中人同悲同喜，滿心期待着英雄的歸來或命運的交匯。

然而，因為種種原因，作者突然「斷更」了。對於早已深陷其中的讀者而言，這無異於天塌了。從此以

後，就是漫長無期的等待，往往還會伴隨着時不時的假消息與空歡喜。你永遠不知道故事的終點在哪裏，甚至不知道有生之年還能不能看到結局。

相比之下，像我剛剛看完的這本「完整但結局糟糕」的小說，體驗固然也很糟糕。前期的所有期待被無情辜負，美好的濾鏡碎了一地。但冷靜下來想想，它至少給了一個明確的句號。不管這個句號畫得多麼草率醜陋，它終究是切斷了你所有的念想。

如果說「神作斷更」是一場永無寧日、反覆折磨的慢性病，那麼「完

香港話劇團的新作《現代豪俠「轉」》，劇名顯示了編劇郭永康的心思。編劇不將演出定義為「傳奇」故事，而是有意識地「扭轉」傳統觀念：武俠小說的豪俠人之嚮往，但在現實世界是否同樣適用？劇中的主人翁被命名為莫問，預示觀眾毋須深究其背景或個性。莫問在三年前突然失蹤，他說自己到了嵩山少林寺學藝，現在學成歸來，希望能夠一展所長，發揮俠義精神。到底莫問是追尋理想，抑或痴人說夢？演出沒有給予觀眾肯定答案。

剛看完一本長篇推理小說，深吸一口氣，毫不誇張地說，這本書徹底地「爛尾」了。作者在前面幾百頁布下的草蛇灰線，在最後邏輯崩壞的結局面前，變成了一個微頭微尾的笑話。

突然陷入了一個無聊卻又現實的思想掙扎：對於讀者而言，究竟是「完整但結尾極度糟糕」的小說更容易接受，還是「質量極高卻中途斷更」的小說更讓人抓狂？

說起那些質量極高卻因為「斷更」而遙無頭緒的作品，實在是讀者

心中永遠的痛。國內的比如江南的《龍族》，國外的比如喬治·R·R·馬丁的《權力的遊戲》。這些作品在前期的情節鋪墊、宏大世界觀的構建以及角色塑造上，往往都極其出色。作為讀者，我們在投入大量時間閱讀的同時，也無可避免地傾注了深厚的真情實感。我們與書中人同悲同喜，滿心期待着英雄的歸來或命運的交匯。

然而，因為種種原因，作者突然「斷更」了。對於早已深陷其中的讀者而言，這無異於天塌了。從此以

後，就是漫長無期的等待，往往還會伴隨着時不時的假消息與空歡喜。你永遠不知道故事的終點在哪裏，甚至不知道有生之年還能不能看到結局。

相比之下，像我剛剛看完的這本「完整但結局糟糕」的小說，體驗固然也很糟糕。前期的所有期待被無情辜負，美好的濾鏡碎了一地。但冷靜下來想想，它至少給了一個明確的句號。不管這個句號畫得多麼草率醜陋，它終究是切斷了你所有的念想。

如果說「神作斷更」是一場永無寧日、反覆折磨的慢性病，那麼「完

香港話劇團的新作《現代豪俠「轉」》，劇名顯示了編劇郭永康的心思。編劇不將演出定義為「傳奇」故事，而是有意識地「扭轉」傳統觀念：武俠小說的豪俠人之嚮往，但在現實世界是否同樣適用？劇中的主人翁被命名為莫問，預示觀眾毋須深究其背景或個性。莫問在三年前突然失蹤，他說自己到了嵩山少林寺學藝，現在學成歸來，希望能夠一展所長，發揮俠義精神。到底莫問是追尋理想，抑或痴人說夢？演出沒有給予觀眾肯定答案。

剛看完一本長篇推理小說，深吸一口氣，毫不誇張地說，這本書徹底地「爛尾」了。作者在前面幾百頁布下的草蛇灰線，在最後邏輯崩壞的結局面前，變成了一個微頭微尾的笑話。

突然陷入了一個無聊卻又現實的思想掙扎：對於讀者而言，究竟是「完整但結尾極度糟糕」的小說更容易接受，還是「質量極高卻中途斷更」的小說更讓人抓狂？

說起那些質量極高卻因為「斷更」而遙無頭緒的作品，實在是讀者

心中永遠的痛。國內的比如江南的《龍族》，國外的比如喬治·R·R·馬丁的《權力的遊戲》。這些作品在前期的情節鋪墊、宏大世界觀的構建以及角色塑造上，往往都極其出色。作為讀者，我們在投入大量時間閱讀的同時，也無可避免地傾注了深厚的真情實感。我們與書中人同悲同喜，滿心期待着英雄的歸來或命運的交匯。

然而，因為種種原因，作者突然「斷更」了。對於早已深陷其中的讀者而言，這無異於天塌了。從此以

後，就是漫長無期的等待，往往還會伴隨着時不時的假消息與空歡喜。你永遠不知道故事的終點在哪裏，甚至不知道有生之年還能不能看到結局。

相比之下，像我剛剛看完的這本「完整但結局糟糕」的小說，體驗固然也很糟糕。前期的所有期待被無情辜負，美好的濾鏡碎了一地。但冷靜下來想想，它至少給了一個明確的句號。不管這個句號畫得多麼草率醜陋，它終究是切斷了你所有的念想。

如果說「神作斷更」是一場永無寧日、反覆折磨的慢性病，那麼「完

香港話劇團的新作《現代豪俠「轉」》，劇名顯示了編劇郭永康的心思。編劇不將演出定義為「傳奇」故事，而是有意識地「扭轉」傳統觀念：武俠小說的豪俠人之嚮往，但在現實世界是否同樣適用？劇中的主人翁被命名為莫問，預示觀眾毋須深究其背景或個性。莫問在三年前突然失蹤，他說自己到了嵩山少林寺學藝，現在學成歸來，希望能夠一展所長，發揮俠義精神。到底莫問是追尋理想，抑或痴人說夢？演出沒有給予觀眾肯定答案。

剛看完一本長篇推理小說，深吸一口氣，毫不誇張地說，這本書徹底地「爛尾」了。作者在前面幾百頁布下的草蛇灰線，在最後邏輯崩壞的結局面前，變成了一個微頭微尾的笑話。

突然陷入了一個無聊卻又現實的思想掙扎：對於讀者而言，究竟是「完整但結尾極度糟糕」的小說更容易接受，還是「質量極高卻中途斷更」的小說更讓人抓狂？

說起那些質量極高卻因為「斷更」而遙無頭緒的作品，實在是讀者

心中永遠的痛。國內的比如江南的《龍族》，國外的比如喬治·R·R·馬丁的《權力的遊戲》。這些作品在前期的情節鋪墊、宏大世界觀的構建以及角色塑造上，往往都極其出色。作為讀者，我們在投入大量時間閱讀的同時，也無可避免地傾注了深厚的真情實感。我們與書中人同悲同喜，滿心期待着英雄的歸來或命運的交匯。

然而，因為種種原因，作者突然「斷更」了。對於早已深陷其中的讀者而言，這無異於天塌了。從此以

後，就是漫長無期的等待，往往還會伴隨着時不時的假消息與空歡喜。你永遠不知道故事的終點在哪裏，甚至不知道有生之年還能不能看到結局。

相比之下，像我剛剛看完的這本「完整但結局糟糕」的小說，體驗固然也很糟糕。前期的所有期待被無情辜負，美好的濾鏡碎了一地。但冷靜下來想想，它至少給了一個明確的句號。不管這個句號畫得多麼草率醜陋，它終究是切斷了你所有的念想。

如果說「神作斷更」是一場永無寧日、反覆折磨的慢性病，那麼「完

香港話劇團的新作《現代豪俠「轉」》，劇名顯示了編劇郭永康的心思。編劇不將演出定義為「傳奇」故事，而是有意識地「扭轉」傳統觀念：武俠小說的豪俠人之嚮往，但在現實世界是否同樣適用？劇中的主人翁被命名為莫問，預示觀眾毋須深究其背景或個性。莫問在三年前突然失蹤，他說自己到了嵩山少林寺學藝，現在學成歸來，希望能夠一展所長，發揮俠義精神。到底莫問是追尋理想，抑或痴人說夢？演出沒有給予觀眾肯定答案。

剛看完一本長篇推理小說，深吸一口氣，毫不誇張地說，這本書徹底地「爛尾」了。作者在前面幾百頁布下的草蛇灰線，在最後邏輯崩壞的結局面前，變成了一個微頭微尾的笑話。

突然陷入了一個無聊卻又現實的思想掙扎：對於讀者而言，究竟是「完整但結尾極度糟糕」的小說更容易接受，還是「質量極高卻中途斷更」的小說更讓人抓狂？

說起那些質量極高卻因為「斷更」而遙無頭緒的作品，實在是讀者

心中永遠的痛。國內的比如江南的《龍族》，國外的比如喬治·R·R·馬丁的《權力的遊戲》。這些作品在前期的情節鋪墊、宏大世界觀的構建以及角色塑造上，往往都極其出色。作為讀者，我們在投入大量時間閱讀的同時，也無可避免地傾注了深厚的真情實感。我們與書中人同悲同喜，滿心期待着英雄的歸來或命運的交匯。

然而，因為種種原因，作者突然「斷更」了。對於早已深陷其中的讀者而言，這無異於天塌了。從此以

屏。著名的影視基地浙江橫店因為大量微短劇劇組入駐而獲得了「豎店」的新名字。「豎」儼然成為微短劇的標識。從觀看的角度，豎屏劇顯然更适配手機，一手持握屏幕，幾分鐘刷一集，「霸總」、「太奶」，穿越、重生，看得人欲罷不能。

對於微短劇而言，豎起來，不僅是一種表現形式，更是一種美學表達。當場景從橫變為豎，縱深比宏闊更易於表達，個人特寫比群戲更容易出彩，故事的結構、衝突的設置以及台詞動作甚至妝造等，都須作出相應

心中永遠的痛。國內的比如江南的《龍族》，國外的比如喬治·R·R·馬丁的《權力的遊戲》。這些作品在前期的情節鋪墊、宏大世界觀的構建以及角色塑造上，往往都極其出色。作為讀者，我們在投入大量時間閱讀的同時，也無可避免地傾注了深厚的真情實感。我們與書中人同悲同喜，滿心期待着英雄的歸來或命運的交匯。

然而，因為種種原因，作者突然「斷更」了。對於早已深陷其中的讀者而言，這無異於天塌了。從此以

後，就是漫長無期的等待，往往還會伴隨着時不時的假消息與空歡喜。你永遠不知道故事的終點在哪裏，甚至不知道有生之年還能不能看到結局。

相比之下，像我剛剛看完的這本「完整但結局糟糕」的小說，體驗固然也很糟糕。前期的所有期待被無情辜負，美好的濾鏡碎了一地。但冷靜下來想想，它至少給了一個明確的句號。不管這個句號畫得多麼草率醜陋，它終究是切斷了你所有的念想。

如果說「神作斷更」是一場永無寧日、反覆折磨的慢性病，那麼「完

香港話劇團的新作《現代豪俠「轉」》，劇名顯示了編劇郭永康的心思。編劇不將演出定義為「傳奇」故事，而是有意識地「扭轉」傳統觀念：武俠小說的豪俠人之嚮往，但在現實世界是否同樣適用？劇中的主人翁被命名為莫問，預示觀眾毋須深究其背景或個性。莫問在三年前突然失蹤，他說自己到了嵩山少林寺學藝，現在學成歸來，希望能夠一展所長，發揮俠義精神。到底莫問是追尋理想，抑或痴人說夢？演出沒有給予觀眾肯定答案。

剛看完一本長篇推理小說，深吸一口氣，毫不誇張地說，這本書徹底地「爛尾」了。作者在前面幾百頁布下的草蛇灰線，在最後邏輯崩壞的結局面前，變成了一個微頭微尾的笑話。

突然陷入了一個無聊卻又現實的思想掙扎：對於讀者而言，究竟是「完整但結尾極度糟糕」的小說更容易接受，還是「質量極高卻中途斷更」的小說更讓人抓狂？

說起那些質量極高卻因為「斷更」而遙無頭緒的作品，實在是讀者

心中永遠的痛。國內的比如江南的《龍族》，國外的比如喬治·R·R·馬丁的《權力的遊戲》。這些作品在前期的情節鋪墊、宏大世界觀的構建以及角色塑造上，往往都極其出色。作為讀者，我們在投入大量時間閱讀的同時，也無可避免地傾注了深厚的真情實感。我們與書中人同悲同喜，滿心期待着英雄的歸來或命運的交匯。

然而，因為種種原因，作者突然「斷更」了。對於早已深陷其中的讀者而言，這無異於天塌了。從此以

後，就是漫長無期的等待，往往還會伴隨着時不時的假消息與空歡喜。你永遠不知道故事的終點在哪裏，甚至不知道有生之年還能不能看到結局。

相比之下，像我剛剛看完的這本「完整但結局糟糕」的小說，體驗固然也很糟糕。前期的所有期待被無情辜負，美好的濾鏡碎了一地。但冷靜下來想想，它至少給了一個明確的句號。不管這個句號畫得多麼草率醜陋，它終究是切斷了你所有的念想。

如果說「神作斷更」是一場永無寧日、反覆折磨的慢性病，那麼「完

香港話劇團的新作《現代豪俠「轉」》，劇名顯示了編劇郭永康的心思。編劇不將演出定義為「傳奇」故事，而是有意識地「扭轉」傳統觀念：武俠小說的豪俠人之嚮往，但在現實世界是否同樣適用？劇中的主人翁被命名為莫問，預示觀眾毋須深究其背景或個性。莫問在三年前突然失蹤，他說自己到了嵩山少林寺學藝，現在學成歸來，希望能夠一展所長，發揮俠義精神。到底莫問是追尋理想，抑或痴人說夢？演出沒有給予觀眾肯定答案。

剛看完一本長篇推理小說，深吸一口氣，毫不誇張地說，這本書徹底地「爛尾」了。作者在前面幾百頁布下的草蛇灰線，在最後邏輯崩壞的結局面前，變成了一個微頭微尾的笑話。

突然陷入了一個無聊卻又現實的思想掙扎：對於讀者而言，究竟是「完整但結尾極度糟糕」的小說更容易接受，還是「質量極高卻中途斷更」的小說更讓人抓狂？

說起那些質量極高卻因為「斷更」而遙無頭緒的作品，實在是讀者

心中永遠的痛。國內的比如江南的《龍族》，國外的比如喬治·R·R·馬丁的《權力的遊戲》。這些作品在前期的情節鋪墊、宏大世界觀的構建以及角色塑造上，往往都極其出色。作為讀者，我們在投入大量時間閱讀的同時，也無可避免地傾注了深厚的真情實感。我們與書中人同悲同喜，滿心期待着英雄的歸來或命運的交匯。

然而，因為種種原因，作者突然「斷更」了。對於早已深陷其中的讀者而言，這無異於天塌了。從此以

後，就是漫長無期的等待，往往還會伴隨着時不時的假消息與空歡喜。你永遠不知道故事的終點在哪裏，甚至不知道有生之年還能不能看到結局。

相比之下，像我剛剛看完的這本「完整但結局糟糕」的小說，體驗固然也很糟糕。前期的所有期待被無情辜負，美好的濾鏡碎了一地。但冷靜下來想想，它至少給了一個明確的句號。不管這個句號畫得多麼草率醜陋，它終究是切斷了你所有的念想。

如果說「神作斷更」是一場永無寧日、反覆折磨的慢性病，那麼「完

香港話劇團的新作《現代豪俠「轉」》，劇名顯示了編劇郭永康的心思。編劇不將演出定義為「傳奇」故事，而是有意識地「扭轉」傳統觀念：武俠小說的豪俠人之嚮往，但在現實世界是否同樣適用？劇中的主人翁被